

「五四」最美的散文

春醪集

梁遇春◇著

「五四」最美的散文

春醪集

梁遇春◇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醪集 / 梁遇春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80187-535-4

I. 春... II. 梁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776 号

春 醪 集

著 者: 梁遇春

策 划: 本位风行

责任编辑: 吕 晖

特约编辑: 赵 明

封面设计: 夏吉安

版式设计: 大灰狼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630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—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 6306

印 刷: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 千

印 张: 14.5

印 数: 1—10000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535-4 / I · 185

定 价: 22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
录
春
醪
集

·春醪集·/1

序/3

讲演/5

(原载 1926 年 12 月 4 日《语丝》第 108 期,为“闲话集成十五”,署名耿聪)

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(一)/10

(原载 1927 年 9 月 24 日《语丝》第 150 期,原题《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束》,此篇署名梁遇春,实际上秋心、耿聪都是他的名字,文章是假托的)

醉中梦话(一)/16

(原载 1927 年 4 月 23 日《语丝》第 128 期。原第一节为“做文章同用力气”,第二节为“笑”,收入《春醪集》时由作者改动了次序)

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/24

(原载 1927 年 8 月 27 日《语丝》第 146 期)

人死观/31

(原载 1927 年 11 月 26 日《语丝》第 156 期,有副题《献给〈说病〉的作者》,由作者收入《春醪集》时删去)

查理斯·兰姆评传/39

(原刊 1934 年 12 月 1 日《文艺月刊》第 6 卷第 5、6 号合刊,其时梁遇春已逝,生前收入《春醪集》)

文学与人生/56

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(二)/67

文艺杂话/71

醉中梦话(二)/75

(原载 1929 年 4 月 20 日《奔流》第 1 卷第 10 期,原题《醉中梦话(随笔五则)》)

谈“流浪汉”/87

(原连载 1929 年 4 月 8 日、4 月 15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5 期、第 6 期)

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/103

(原载 1929 年 5 月 27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12 期)

“失掉了悲哀”的悲哀/108

(原载 1929 年 7 月 20 日《奔流》第 2 卷第 3 期)

·泪与笑·/113

泪与笑/115

(原载 1929 年 6 月 17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15 期)

天真与经验/119

(原载 1929 年 10 月 14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31 期)

途中/124

(原载 1929 年 11 月 11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35 期)

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/132

(原载 1929 年 12 月 2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38 期)

观火/138

(原载 1929 年 12 月 23 日《语丝》第 5 卷第 41 期)

破晓/143

(原载 1930 年 5 月 26 日《骆驼草》第 3 期, 署名秋心)

救火夫/148

(原载 1930 年 8 月 16 日《现代文学》第 1 卷第 2 期)

她走了/156

(原载 1930 年 6 月 23 日《骆驼草》第 7 期, 署名秋心)

目 录
泪与笑

苦笑/159

(原载 1930 年 6 月 30 日《骆驼草》第 8 期, 署名秋心)

坟/162

(原载 1930 年 7 月 21 日《骆驼草》第 11 期, 署名秋心)

猫狗/165

(原载 1930 年 9 月 1 日《骆驼草》第 17 期, 署名秋心)

这么一回事/168

(原载 1930 年 9 月 29 日《骆驼草》第 21 期, 署名秋心)

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/171

(原载 1930 年 12 月 16 日《现代文学》第 1 卷第 6 期)

毋忘草/176

(原载 1930 年 10 月 27 日《骆驼草》第 25 期, 署名蔼一)

黑暗/179

(原载 1930 年 10 月 20 日《骆驼草》第 24 期, 署名秋心)

一个“心力克”的微笑/185

善言/189

(原载 1930 年 11 月 3 日《骆驼草》第 26 期, 署名秋心)

Kissing the Fire (吻火)/191

第二度的青春/193

又是一年春草绿/196

(原载 1932 年 11 月 1 日《新月》第 4 卷第 4 号，
署秋心遗稿)

春雨/1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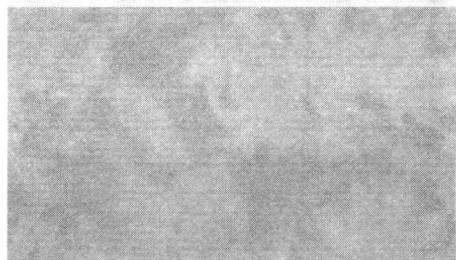
(原载 1932 年 11 月 1 日《新月》第 4 卷第 5 号，署
秋心遗稿)

Giles Lytton Strachy (1880—1932)/203

(原载 1932 年 10 月 1 日《新月》第 4 卷第 3 号，署
名秋心)

[附] 论麻雀与扑克/221

(原载 1927 年 3 月 5 日《语丝》第 121 期)



春醪集

梁遇春◇著

收序文一篇，散文十三篇。上海北新书局 1930 年 3 月初版。



春醪集

序
①

梁遇春

◇

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正在北大一院图书馆里，很无聊地翻阅《洛阳伽蓝记》^②，偶然看到底下这一段：

刘白堕善酿酒，饮之香美，经月不醒。青州刺史毛鸿宾赏酒之薄，路逢劫贼，饮之即醉，皆被擒获。游侠语曰：“不畏张弓拔刀，但畏白堕春醪。”

我读了这几句话，想出许多感慨来。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是偷饮了春醪，所以醉中做出许多好梦，但是正当我们梦得有趣时候，命运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样匆匆地把我们带上衰老同坟墓之途。这的确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是安排好了，我们还是陶醉在人生里，幻出些红霞般的好梦罢，何苦睁着眼睛，垂头叹气地过日子呢？

① 《春醪集》为梁遇春自编的散文集，1930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

② 北朝东魏杨街作品，主要记述北魏洛阳寺庙状况。

所以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。

惭愧得很。我没有“醉里挑灯看剑”^①的豪情，醉中只是说几句梦话。这本集子就是我这四年来醉梦的生涯所留下惟一的影子。我知道这十几篇东西是还没有成熟的作品，不过有些同醉的人们看着或者会为之莞尔，我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如此。

再过几十年，当酒醒帘幕低垂，擦着惺忪睡眼时节，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，我想只有上帝知道罢。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。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。

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夜于真茹

① 南宋辛弃疾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的首句。





春醪集

讲演

梁遇春

◇

“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？”

“不错，去不去？”

“吓！我不是个‘智识欲’极旺的青年，这么大风——就是无风，我也不愿意去的。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，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，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。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，你来了，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。讲得自然不对，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，喝喝茶，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吧。”

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，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，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。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，泡茶。打发清楚后，他又继续说着：

“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，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。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，做《平等阁笔记》的主笔”^① 所谓世界中不

① 即狄葆贤（1873—1921），近代著名报人。1904年在上海创办《时报》。

只‘无奇不有’，实在是‘无有不奇’。Carlyle^①这老头子在 Sartor Resartus^②中《自然的超自然主义》(Natural Supernaturalism)一章里头，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，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。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，自然不会爱听讲演。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，一点也不失望，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，这就是一个 Haeckel^③的《宇宙之谜》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哦！现在又要上课了，我想起真有点害怕。吓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，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躺躺在床上，或者坐在炉边念书。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，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。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。就是打瞌睡，坐着睡那么久，也不是件容易事了。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，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，师大风雨操场去坐，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。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，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，总不明白。若说到‘民国讲演史’那是更有趣了。自从杜威先生^④来华以后，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。杜先生曾到敝处过，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也曾亲耳听过，亲眼看过。印象现在已模糊了，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，砖头，打球，……后来我们校长以‘君子不重则不威’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。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，我们那时一面听讲，

① 卡莱尔 (1795—1881)，苏格兰散文家、历史学家和哲学家。《法国革命》是他最有名的书。

② 《旧衣新裁》，卡莱尔的主要著作之一。

③ 海克尔 (1834—1919)，德国著名动物学家，进化论者。

④ 杜威 (1859—1952)，美国哲学家、心理学家和教育家，实用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，胡适的老师，并在 1919 至 1921 年间来中国讲学。



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，校长的新马褂，教育厅长的脸孔，杜先生的衣服……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 How we think^①。跟着罗素^②来了，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。罗素去了，杜里舒^③又来。中国近来，文化进步得真快，讲演得真热闹，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，有十册演讲录。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，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，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…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，凡我青年，无不蒙庇。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。太戈尔^④来京时，我也到真光^⑤去听。他的声音是很美妙。可惜我们（至少我个人）都只了解他的音乐，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。

“自杜先生来华后，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。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没去听的，所以我送他一个‘听讲博士’的绰号，他的‘智识欲’真同火焰山一样的热烈。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，他这样下去，还怕不博学得同哥德^⑥、斯忒林堡^⑦一样。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，他自然都去听了。他听有‘中国工会问题’，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’，‘中外戏剧的比较’，‘中国宪法问题’，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’……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，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，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

① 我们怎样想。

② 罗素（1872—1970），英国著名哲学家、数学家和逻辑学家。1921 年曾来中国讲学。

③ 杜里舒（1867—1941），德国著名哲学家、生物学家。1922 年曾来中国讲学。

④ 今译泰戈尔（1861—1941），印度著名诗人、社会活动家。1924 年 4 月到中国访问，23 日抵达北京，曾作六次讲演。

⑤ 当时北京真光电影院，今天八面槽儿童剧场所在地。

⑥ 今译歌德（1749—1832），德国著名的诗人、剧作家，当时的文坛领袖。

⑦ 今译斯特林堡（1849—1912），瑞典剧作家。

的讲演辞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他怕人家记得不对，每回要亲身去听，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，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模仿的，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。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，迟睡早起，茶饭无心，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。我们坐洋车赶去听，只恐太迟了，老是催车夫走快，车夫固然是汗流浹背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。好，到了，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，找位子，招呼朋友，忙了一阵，才鸦雀无声地听讲了。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，宪法，人生观，戏剧，教育的智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。讲完了，人又波涛汹涌地挤出来。若使在这当儿，把所听的也挤出来，那就糟糕了。

“我总有一种偏见：以为这种 Public-lecture-mania^① 是一种 Yankee-disease^②。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。他们是一种开会，听讲，说笑话的民族。加拿大文学家 Stephen Leacock^③ 在他的 My Discovery of England^④ 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，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 lecture^⑤ 当作一回事，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。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，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，今日无妨同你一讲。请你别告诉人。我想真要得智识，求点学问，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，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。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，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，炉旁，烟雾中，酒瓶边，这才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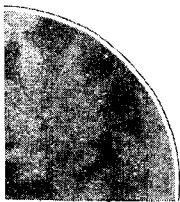
① 讲演癖。

② 美国病。

③ 李科克（1869—1944），加拿大英语作家。原籍英国。

④ 《英格兰之我见》。

⑤ 讲演。





领略出味道来。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。至于 Swift^① 的厌课程，Gibbon^② 在自传里骂教授，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，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人也倦了，就停一下，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，茶也冷了。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：

“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。”

“一行只管一行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。不要离题跑野马，还是谈讲演吧，我前两天看 McDougall^③ 的《群众心理》，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‘爱群本能’ (Gregarious instinct)，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，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。干脆一句话，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。你看他的话对不对？”

他忽然跳起，抓着帽和围巾就走，一面说道：

“糟！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，我跑来这儿谈天，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。”

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

(原载 1926 年 12 月 4 日《语丝》第 108

期，为“闲话集成十五”，署名取聪)

① 斯威夫特 (1667—1745)，著名的英国作家，代表作是讽刺小说《格列佛游记》。

② 吉本 (1737—1794)，英国历史学家，代表作是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。

③ 麦克杜格尔 (1871—1938)，美国实验心理学、生理心理学家。由于发表了《社会心理学导言》，使得达尔文主义的人类行为理论得以建立。

人的信（一）

寄给一个失恋

春醪集

梁遇春

◇

秋心：

在我这种懒散心情之下，居然呵开冻砚，拿起那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动的笔，来写这封长信；无非是因为你是要半年才有封信。现在信来了，我若使又迟延好久才复，或者一搁起来就忘记去了；将来恐怕真成个音信渺茫，生死莫知了。

来信你告诉我你起先对她怎样钟情想由同她互爱中得点人生的慰藉，她本来是何等的温柔，后来又如何变成铁石心人，同你现在衰颓的生活，悲观的态度。整整写了二十张十二行的信纸，我看了非常高兴。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想因为我自己没有爱人，所以看别人丢了爱人，就现出卑鄙的笑容来。若使你对我能够有这样的见解，你就不写这封惻惻动人的长信给我了。我真有可以高兴的理由。在这万分寂寞一个人坐在炉边的时候，几千里外来了一封八年前老朋友的信，痛快地暴露他心中最深一层的秘密，推心置腹般娓娓细谈他失败的情史，使我觉得世界上还

春醪集

一〇

